

科目：國文測驗

系所組：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

一、改寫（共 4 題，40%）

請保留原文意旨，但盡量用與原文相異之字詞，改寫下列選文。

1. 在媒體和資訊爆發性成長的時代，所有公司都有必要重新檢視自己和消費者溝通的方式。特別是規模龐大、歷史悠久的企業，過去的運作模式並不能保證未來的成功。當社群媒體、數位工具大舉進入生活當中，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溝通的管道、使用的語言都值得重新校正。（《商業周刊》專欄部落格）
2. 從電視問世的那一刻起，客廳就一躍成為家裡的娛樂中心，不管其他消費產品如何推陳出新，依然無法撼動客廳的地位，也讓客廳成為各大科技巨頭亟欲征服的戰場。然而行動裝置的出現，開始分散人們看電視的注意力。（《數位時代》第 225 期）
3. 孫小六從五樓窗口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這時節正是初冬破曉，街上悄無人跡，可他總覺得師父那一對漆溜溜的黑眼珠子不定正從哪兒往他這邊兒掃過來；當下打個寒顫，又仔細朝左右前後端詳了一回。（張大春，《城邦暴力團》）
4. 《裨海紀遊》雖採日記體形式為之，但不為日日皆有所記束縛，避免了流水帳似的帳簿窘態情景，凸顯了描寫的重心，使文章結構靈活流暢，而讀者也能毫無窒礙一覽而下。（許俊雅，《低眉集》）

二、克漏字（選文兩段，共 10 題，20%）

請依上下文意，在每個空格填入約 1-10 字以內的適當字詞。

1.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時時恐懼。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護在胸前，時時刻刻\_\_\_\_\_ (1) \_\_\_\_\_。睡在屋裡的人可以酣睡，不擔心自己一醒來發現屋子已經\_\_\_\_\_ (2) \_\_\_\_\_。小學生一個人走路上學，不必顧前顧後提防自己\_\_\_\_\_ (3) \_\_\_\_\_。被逮捕的人看見警察局不會嚇得發抖，因為知道有\_\_\_\_\_ (4) \_\_\_\_\_保護著他的基本權利。在秋夜寒燈下讀書的人，聽到巷子裡突然人聲雜沓，有人拍門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覺得\_\_\_\_\_ (5) \_\_\_\_\_，把所有的稿紙當場燒掉。（龍應台，《目送》）

2. 文學這樣的東西太複雜，不暢銷，人家說你寫的東西\_\_\_\_\_ (6) \_\_\_\_\_，太暢銷了，人家說看的人大多\_\_\_\_\_ (7) \_\_\_\_\_，中國不在少數的作家專家學者希望我寫的東西再也沒人看，因為他們寫的東西\_\_\_\_\_ (8) \_\_\_\_\_，並且有不在少數的研究人員覺得《三重門》是本垃圾，理由是像這樣用人物對話來湊字數的學生小說兒童文學沒有\_\_\_\_\_ (9) \_\_\_\_\_，雖然我的書往往幾十頁才出現\_\_\_\_\_ (10) \_\_\_\_\_，要對話起來也不超過五句話。(韓寒，《出發》)

### 三、摘述(40%)

請閱讀下文，撰寫一篇 350 字以內的摘要。在不脫原文要旨的前提下，可充分改寫(paraphrase)。摘要本身應為一篇掌握原文重點且語意完整的短文，而非個人閱讀感想；請勿以重點列舉方式來寫摘要。

民主不需要禮節嗎？

文/吳乃德 節錄自《財訊》417 期，2013/1

立法委員對政府官員的粗暴令人嘆息，談話節目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令人驚訝，多年來我們不聞不問。最近清華學生和教育部長對話所使用的語言，卻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我們的媒體顯然對權者過於寬容，對學生又過於嚴苛。我們縱容立法委員，因為粗野是其執行職務之所需？還是因為我們更為痛恨政府官員？很多師長聲援學生，因為學生只是粗野政治文化的受害者？還是因為禮節和民主無關，無禮甚至具有正面的政治功能？

民主生活是否需要禮節？民主政治中人和人應該如何互相對待，是亞里斯多德以來的重要問題。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競爭和對抗：掌權者和抗議者的對立，異議者、政敵（甚至不同國家認同者）之間的對抗，不同角色（立法者、政府官員、和社會運動者）之間的對話。這些對立、對抗、或對話的進行，是否需要基本的禮節？或者，無禮才能成就健康的、活力的、有實質內涵的對話？

[...]

「禮節」或「文明」(civility) 究竟是什麼？

許多關心民主文化的美國學者都嘗試定義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有人認為，禮節的本質是「犧牲」：犧牲自己的方便、或克制自己的憤恨及嫌惡，尊重他人為平等的一員，以便和他人共度政治旅途。有人認為，禮節是一種創造互惠和互賴關係的行為。或者，禮節是避免傷害彼此的尊嚴，聯結不同意見公民的凝和劑。禮節也被視同藩籬，正如好圍牆才會有好鄰居，禮節讓人和人之間保持距離，以便可以互相尊重。

因此，禮節和禮貌不同。禮貌是個人的社會規範，如餐桌上的舉止、不探詢他人隱私等。禮節則是對待異議者和敵對者的倫理。媒體以禮貌問題來苛責學生，是議題的失焦。在政治領域中，部長和學生公民沒有尊卑的問題，正如在知識領域中老師和學生角色或有不同，地位卻完全平等。沒有人有權獲得特別禮貌的對待；所有人都應獲得平等的尊重。

禮節的界線又何在？

這更難回答。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有人認為稱呼對方為騙子或「偽君子」，只是描述事實而非侮辱。雖然界線難以確定，倫理學中的「黃金律」或許值得我們參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論界線何在，一個不在意禮節的社會使人寧願孤獨，不願和同胞互動。正如洛克所說，「沒有人可以生活在一個為相識者、或對話者，不斷討厭、咒罵的社會中。對人的苦難，這真是一個太大的負擔。」

可是政治生活或許有不同的邏輯。馬古塞，六零年代歐美政治騷動中的公共知識份子英雄，認為狂野無禮（如喧嘩打斷別人的演講），如果能提升社會正義和社會運動的目標，就是合理的行動。無禮是弱者的武器；唯有透過無禮的語言、甚至行動，弱者的訴求才能獲得社會的注意。禮節不只經常掩飾議題，也掩蓋社會衝突。後來的學者附和說，掌權者經常利用禮節來躲避批評，甚至利用它來反擊批評者。「當你和惡棍爭論，有許多比禮節更重要的東西。」「當小孩子餓肚子的時候，沒有理由關心禮節的問題。」重要的不是誰比較有禮節，而是誰獲得勝利。

無禮也能揭示民主的價值。因為「能自由地侮辱政敵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特權。我們或許不喜歡侮辱的言詞，可是我們應該慶幸生活在侮辱政治領袖不會被處罰的國家。」而對於被侮辱的人，無禮也是好的；因為侮辱對掌權者提供了牽制作用。掌權者通常自以為了不起、也高於眾生之上，他們因此自認為有免於被侮辱的特權。美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的史雷辛格，曾經近距離觀察許多政治領袖。他說，「對政治領袖不恭或許會激怒他們，然而卻是政治領袖的救贖。」政治領袖喜歡自稱是人民的公僕，但是從他們的生活及工作待遇、以及面對主人的排場看來，這個世界不可能有這樣的主僕關係。偶而讓他們品嚐僕人的滋味，對他們的靈魂應該是難得的救贖。

以上美國學者為無禮所做的許多辯護，都出現在台灣最近的論述中。然而另一方的論點或許更值得考慮。首先，激烈無禮的語言真的比較有助於改革運動嗎？它們或許能引發社會關注，卻也經常模糊焦點。有人認為，節制的語言反而讓社會運動者更清楚掌握自己的目標。其次，激烈語言所創造的不是對話的氣氛，而是憤怒和羞恥。在激越語言的籠罩下，對話和溝通完全不可能。如果妥協是民主必要的「惡」，無禮讓妥協更為困難。

金恩和曼德拉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甚至政敵和壓迫者的尊敬，所憑藉的顯然不是激烈的語言，而是禮節、文明的態度。「語言有時召喚出潛藏於我們人性中的天使，有時則顯露我們最低下的本能。」民主社會的本質是多元利益和對立意見的衝突。如果我們無法避免和我們的政敵共同生活，我們只能依賴節制的、禮節的語言和態度，創造同胞的意識，也維繫對「共同社區」的認同。禮節的對話和對待，讓彼此都比較樂意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工作。

我們又如何培養這樣的民主文化？

沒有人可以回答。我們只知道，文化的養成很少透過知識，而是經由感染和傳遞。當十多位大學校長排排站，集體接受立法委員的粗魯對待卻毫無抗議，這是對學生最鮮明的身教：人格尊嚴不重要。既然尊嚴不重要，在政治對話中顯然也無須尊重對方的人格。而以學校之名嚴詞譴責學生，此種奇異的教育理念顯然更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培養。

- ※ 注意：1. 考生須在「彌封答案卷」上作答。  
2. 本試題紙空白部份可當稿紙使用。  
3. 考生於作答時可否使用計算機、法典、字典或其他資料或工具，以簡章之規定為準。